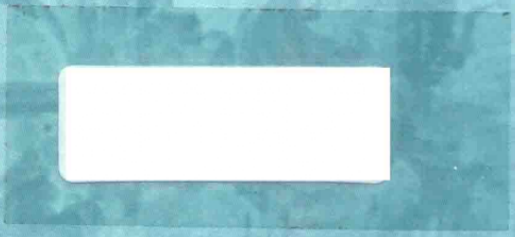
THE FUTUR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西方文明的未来

（上卷：法国与英国）

[加] 梁鹤年 著

Hok-Lin Leung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2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明的未来．上卷，法国与英国／（加）梁鹤年著．—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22.1
ISBN 978－7－108－07022－7

Ⅰ．①西… Ⅱ．①梁… Ⅲ．①文化史－西方国家②法国大革命－历史③产业革命－工业史－英国 Ⅳ．① K103 ② K565.41 ③ F45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60664 号

责任编辑 赵庆丰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校对 曹秋月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21-55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2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26.5
字 数 365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 录

前言 _____ 1

第一篇　说故事 _____ 5

8　第一章　胜了

25　第二章　干掉路易：从胜利到斗争

43　第三章　干掉敌人：从斗争到恐怖

63　第四章　干掉自己人：从恐怖到痉挛

第二篇　解故事 _____ 91

94　第五章　第一次革命：半革命

113　第六章　第二次革命：全革命

134　第七章　化友为敌：罗伯斯庇尔、丹东、埃贝尔干掉布里索

148　第八章　杀鸡儆猴：罗伯斯庇尔、丹东干掉埃贝尔

162　第九章　兔死狗烹：罗伯斯庇尔干掉丹东

170　第十章　众叛亲离：罗伯斯庇尔被狐群狗党干掉

186　第十一章　强人现身：收拾残局，拿破仑打散革命

第三篇　论方法 _____ 193

196　第十二章　关键人事与历史背景

204 第十三章 时代心态
225 第十四章 民族性格
247 第十五章 文化基因法的架构
266 第十六章 文化基因法的规律

第四篇 演方法 _____ *291*
294 第十七章 已知的
328 第十八章 推断的
351 第十九章 真正发生的
373 第二十章 推得准吗?

附录 _____ *389*
390 1. 历史背景与关键人事（历史背景在前，关键人事在后）
397 2. 文化基因形态与组合
403 3. 工业革命成因的辩论
409 4. 内战期间的宗教教派
416 5. 大英帝国（18 世纪）

前 言

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的那一天，我在北京。大家议论纷纷，都说这个金融危机非同小可，起码要好几年才能再见天日，有人甚至说大萧条重来。我说："金融市场在12到18个月内会稳定下来。"大家都不相信。但事实是股票市场确在一年半左右收复失地。我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当时我刚开始写《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整理我生活在西方30多年的观察和反思，从文化基因入手去演绎西方文明。我看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尤其是全球资本的生机。就好像一个两三岁的小孩，一年里总有一两次发高烧，高烧过后，就又长高了一两厘米。2008年的"危机"就是快速成长的全球资本发几天高烧。"危机"前道琼斯指数始终徘徊在12000点，"危机"最严重时跌破10000点，现今则升越20000点。上升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这是2008年的事。我从文化基因的角度，看见全球资本成长的逻辑，以此推断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动向，略有心得。那时书还没有写成，我还在探索文化里有没有基因，是什么样子的基因。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于2012年完稿，2014年出版，有幸得到读者们的共鸣和认可：文化基因确实可以解释文明现象。假若文化基因和文明现象的关系不是随意的，那么文化基因就应该可以用来推断文明现象的变化，也就是推断文明的未来。

问题来了。凡是基因必须是绝对的、普遍的，但所有现象都是相对的、独特的。那么，绝对和普遍的文化基因怎样带出相对和独特的文明现象

呢？这就是本书上卷的主题：文化基因怎样定义文明现象的本质，怎样规范文明现象的变化——我称之为“文化基因法”。

我希望这个文化基因法是科学的，也就是它的变量是可以追踪的，结果是可以复制的。科学强调验证，而且要不断验证。我用“法国大革命走上极端”作为理论开发的参照，用“英国工业革命成功过渡”去演示理论的推断力，结果仍算满意。

下卷就是推测未来：西方的未来。

西方文明就是他们的宇宙观、伦理观和社会观的体现。西方人“为什么”有这些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就是西方文明的“所以然”，他们的“文化基因”支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而支配他们的文明。因此，西方文化基因的组合模式与运动规律应可解释和推测西方文明现象的形成与轨迹。

我从研究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走上恐怖和英国工业革命怎样成功过渡，来讲讲“文化基因法”。

第一篇

说故事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与博爱”是“恐怖统治”期间由罗伯斯庇尔叫响的。杀人如麻与高贵理想如何扯上关系？革命怎么会走上恐怖？

先说故事，再讲因由。

第一章　胜　了

攻巴士底，围凡尔赛，劫持路易，废贵族特权，分教会财产。一场以中产阶层意识形态指挥贫下阶层暴力的“革命”成功了。

最亲爱的父亲：

我现在终于可以给你写信了。今天，我到邮局寄出一封信，那［政府］用来开信［指审查信件］的密室不见了，这三天的变化真大！星期天，整个巴黎都因为财相内克[1]被免职而惊虑。我曾试图撩动群众武装起来，可是没有人响应。我混在人群中，他们看见我很激动；他们围着我；他们要我站上桌子；瞬息间有六千人围着我。

“巴黎公民，”我于是说，“你们知道全国要求内克留任，还要为他造个纪念碑；但他被免职了！他们［政府］还会做出什么比这更傲慢更蔑视你们的事情？今后，他们什么都会敢做！今晚，他们会商量，甚至准备好了对爱国志士的另一场大屠杀。”

涌入脑里的澎湃思潮令我窒息，我语无伦次地说话。

“准备战斗！”我喊叫，“准备战斗！所有人戴上绿色的帽章，希望的颜色！”

我记得我最后是这样说的：“臭警察就在这里，哼，好吧，就让他们瞧着我，留心地瞧着我。是的，是我叫兄弟们走向自由！”接着，我举起一支手枪：“是的，他们绝不可能活捉我，我知道怎样去光荣牺

牲。只有一个不幸的事能够触动我，就是看见法兰西被奴役。”

然后，我下来，他们拥抱我，他们紧紧地拥抱我。

有几个人说：“朋友，我们做你的卫队，我们不会离弃你，你想去哪儿我们会去哪儿。”

我说我不想做指挥，我只想做个祖国的战士。我拿一条丝带，带头扎在帽上。燎原之火何其快地烧起！

两天之后，巴士底狱被攻陷，法国大革命正式揭幕。点起这燎原之火的就是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他的一生与大革命分不开。他的经历就是大革命的最佳写照。他是新闻评论家，留下很多对时事观察和评论的记录，再加上他与父亲和妻子亲密和充满细节的书信，二者是研究大革命人物和事件的上好素材。这里我把他关键的材料节译，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在那大时代里一点人的气味。[2] 当然，德穆兰的个人观感，绝对不能概括时代，但他不仅是革命的见证人，更是革命的代言人，他的所见、所闻、所道绝对有切身处地的真实价值，能使人感应到革命的脉动。

现让我们从头说起。当然，历史哪有头？但一般史家都是从路易十六即位开始去谈大革命。

路易十五挥霍无度，七年战争（1756—1763）更是丧权辱国。在1774年去世时，法国濒临破产。路易十六拾到的是个烂摊子，连续两年的失收，粮价不断上升，路易换上新财相杜尔哥（Turgot，1727—1781）。杜尔哥开放农粮市场，但粮价不降反升，全国各地爆发“面包暴动”，更有人在凡尔赛宫前示威。政府一方面打压，一方面救济。杜尔哥建议废除贵族的各种免税特权，因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很快被免职。继任的内克（见上）取消开放政策，暂时稳定了局面。这是1776年的事。内克的管制经济控制了粮价。他有何妙计？靠借钱。对他而言这是一举两得。借钱就暂时不用加税，他又是财阀，国家要借钱他自然有油水。但他树立了爱民的形

象，在日后被路易免职时引起民愤，从而引爆革命。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法国暗地里资助。到了1778年，法国更派军助美反英。美国独立成功，路易报了当年祖父在七年战争中败在英国手里的仇，但战争花费庞大，国家负债更重。内克意图改革法国税制，但上自王室中人和金融巨子，下至地方贵族与地方税吏都不满，内克被迫引咎辞职。国债、粮价都是烫手山芋，没人想“拿”。拖了两年多，路易才勉强委任了一个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中间搞妥协的卡洛讷（Calonne，1734—1802）。这人想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去“买回”债务，那就近乎荒谬了。

1786年8月，国债到期，国家无力偿还，唯一办法是开新税。这要先取得贵族和教会（主要是高级教士）的支持。路易叫卡洛讷去组织和召开“显贵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以备国王咨询，无意间埋下了革命的伏线。

贵族们哪会支持新税，会议遂胶着，路易想打破僵局，罢了卡洛讷，委任高级教士布里耶纳（Brienne，1727—1794）为首相。会议仍无法拿出结果，唯有草草了结。但转过头来，布里耶纳就以首相名义把国王的税改旨意发到各地方议事会（parlement）去备案和实施。可是，这些地方议事会正是贵族的地盘，怎会就范？巴黎议事会首先发难，抗拒王令。路易就来一个单方面备案，议事会指控这不合法。路易见招拆招，下令解散巴黎地方议事会，着令全体议员离开巴黎，移驻离巴黎178公里远的特鲁瓦（Troyes），以免闹事，稍后更下令关闭巴黎所有的政治社团，巴黎局势紧张。就在此刻，法国东北面的荷兰共和国发生内乱，普鲁士派兵介入，威胁巴黎。布里耶纳为求稳定，做出让步，同意延长现有税制，并容许议员们重返巴黎。但路易仍指令巴黎议事会，在不许表决的情况下通过新国债的备案（其实这意味着新税通过）。

就在国王与地方贵族僵持不下之际，王室内部来个窝里反——被路易放逐的王统次室的奥尔良亲王（Duc d'Orléans）站了出来。如果路易无后，此人就是王位的继承人，他同时也是法国最富有的贵族。他反对王室，对

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尤其反感；他反对贵族特权，虽然他本人是最具特权的贵族；他鼓吹平等思想，日后他更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平等”。更有传言他想染指王位。他所在的巴黎豪华住宫（Palaise Royale）更是激进革命分子的大本营。德穆兰就是在这里点起革命火头的。

巴黎议事会对王室的批评并未停止，政府决定拘捕批评得最尖锐的两名议员，议事会立即表态团结一致力挺二人。与此同时，中央强迫各地方议事会通过取消对中央立法的复核权，抗议之声蔓延全国，这是1788年年中的事。先是格勒诺布尔（Grenoble）地方议事会擅自召集议员开会，于是中央以武力驱散。整个6月，全国扰攘不绝，人们声讨由上而下的税改和政改，各地法庭拒绝开庭办案。

到了7月初，布里耶纳就考虑召开全国各阶层参与的议事大会（Estates-General，下称大议会）去争取税改与政改的合法性。这可理解为路易的“釜底抽薪”。税改与政改的最大阻力来自贵族（尤其是把持地方议事会的地方贵族）。显贵会议当然是以贵族为多，自然不会支持税改、政改。大议会就不同了。里头有很多非贵族、非教士的资产阶层，他们对贵族与教士的特权既反感又妒忌，自然会支持削减特权的改革。但以阶层利益为动力的改革会带来什么后果就很难预料，也更难控制了。这也许是路易当初没有想清楚的，但他也实在计穷。到了8月初，国库全空，国债又到期，法国实质破产。为安定债主（金融巨子们），布里耶纳就宣布大议会将于翌年（1789）5月1日召开。之后，他引咎辞职。路易再起用内克，并释放因批评政府而被判罪的“政治犯”。

为筹备大议会，内克召开显贵第二次会议去制定各阶层的代表名额和选举方式。按当时的政制，法国人口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天主教会的教士（0.5%总人口，拥有全国10%土地，拥有者多是教士中少数兼属贵族身份的高级教士，如主教、神父等）；第二等级是贵族（1.5%总人口，拥有25%土地）；第三等级是平民（98%总人口，但在这里实质指的是占15%总人口的资产阶层）。[3] 三个等级代表的比例成为筹备期间的争论焦点。

如果每个等级整体一票，第一与第二等级联手定然压倒第三等级；如果按人头来算，第三等级则会占上风。但显贵会议的144个代表里头，绝大部分是教士与贵族，当然拒不考虑增加第三等级势力的方案。会议僵持一个多月最终解散。在舆论压力下，内克单方面宣布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增加一倍。这是内克收买人心，作为他摆布路易的政治本钱，但最终成为引爆大革命的引线。

1789年5月5日，大议会开幕式在凡尔赛宫隆重举行。但是，在开会前的几天，巴黎就开始暴动，抗议工酬低、粮价高。路易派军队镇压，死了20多人。大议会就在这样的气氛下议事并很快出事。大会规章是每等级整体一票，并指定不按代表人头计票。[4]也就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虽然倍增但全无实质意义。于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愤然离场，单独开会，自称为代表“全民”（the people）的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5]，并将议会代表一视同仁，也就是教士、贵族与第三等级代表同是一人一票。若干教士也放弃第一等级的身份，加入国民会议的行列。6月20日，国民会议场地被关闭，这虽然不是路易的意思，但众人仍归咎于他，大家移到附近的一个室内网球场开会，并立下誓言，团结一致，不到宪法制定不会解散（史称“网球场誓言”，The Tennis Court Oath）。此时，大部分教士代表都加入了，各地、各市也纷纷表态支持。

局面迅速恶化。6月23日，两个连队的警卫军叛变，被解除武装并收押入狱。翌日，那个窝里反的奥尔良亲王（在1787年被路易放逐，那时已返回巴黎）率领47名贵族转投第三等级。到27日，路易不得不承认国民会议的合法性，并下令第一与第二等级的其余代表都转过去。30日，大批群众冲入监狱释放前几天被押狱的叛军。翌日，路易召集军队，包括外籍雇佣兵。7月11日，5万群众搜掠教会寺院、贵族豪宅所藏的粮食、武器。同日，路易开除同情第三等级的内克。

第二天，奥尔良亲王所住王宫的大院里（他把大院对外开放，走廊有很多咖啡座，都是对政府有异见的激进分子议论国是的场所）聚集了好几

千人，对路易开除内克表示气愤，议论纷纷。群情汹涌之际，德穆兰就在那刻跳上桌子，呼唤群众去“准备战斗”，引发7月14日的巴士底狱事件，揭开大革命的序幕。

几天后，德穆兰的第一篇政治小册子《自由法国》（*la France Libre*）面世，把他的声名从“革命启动者”提升到“革命代言人”。这部册子非常畅销（那个时代，几千本已算畅销），对革命的方向有很大影响，有力和精练的文笔把许多人不敢申诉的心声诉之笔端。的确，德穆兰是革命的先导者。

几天前，他还是一个来自外省的落魄小律师，期期艾艾，其貌不扬。没有人留意他文笔的华彩，更没有人给他渴求的名位，有的只是种略带轻蔑的同情。但一瞬间，全国都知道了他，连拖延多时的出版商也赶快把《自由法国》刊发去卖钱。

《自由法国》极力鼓吹共和，更意图把暴力合法化。《导言》引用古罗马哲学政治家、共和斗士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的一句“野兽跌落入陷阱，就让它去吧”（德穆兰常引用圣经或古哲的名言）。文章一开头就是，“恒久以来，法国的爱国志士就盼望自由。自由要保留到今天才来临……我多谢你，上天啊，让我出生在这末世”。接着是对教士和贵族的谩骂，称他们为“国家的吸血鬼”。然后，笔锋一转，以利诱去煽动革命。“对我来说，我有足够的勇气为国家的自由而死。对某些人来说，这个理由或者不足够。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动机可以驱动他们……胜利者会拿到前所未有的丰富战利品。勇气的奖赏将会是4万座宫室、豪宅、城堡，五分之二的法国财富去供他们分配”。他用很长的篇幅去介绍这些战利品，然后又来一个戏剧性的转调：“我只想用这些去吓吓贵族们，让他们知道继续抗拒理性、抗拒民意会带来的必然灭亡……这些绅士当然不会赶着去放弃他们的财富，而我们也绝没有意图去掠夺他们。”[6]

接下来是相当奇怪的一段：“生存的千头万绪使他们［无产阶级］退出政事……他们永远不会支配国事……他们生存的条件阻止他们参政。仆